

如果想沉浸式体验旧时的市井生活,应该去福建广东一带,那里很传统,地名是老的、街坊是老的、老婆也是老的,发财不休妻,恪守糟糠之妻不下堂。福州、潮州、惠州、梅州,古代多为高于县的行政区名称。早年就取消了州的建制,今天缀以州的地区,肯定有旧城区,比如苏州杭州,但亭台楼阁湖光山色只是残存物,被高楼大厦包裹,只是摆设,怀古祭品。

看看潮州的“南京路”——牌坊街,永远人头攒动,一块石板上,单位时间里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上海南京路。沿街的商铺伙计,说的是潮州“塑普”,方言浓重的“站在桥头望郊区”,到了粤人嘴里,就“变异”为“站在床头望娇妻”。那里的人,热爱家乡,在潮州的小巷还能看到新建的姓氏宗祠。为

了生意,不得不说普通话,但乡音的茶底太浓。

这条街上,熙熙攘攘,两侧骑楼下的摊铺,卖的多是当地特产,有带药味的凉茶、各类药材、陈皮、凤凰单丛等等。肉丸一定是人工牛肉。不像苏浙风景区,各类工艺品,鸡翅鸭脖切片糕之类点心,千篇一律,分不出苏浙皖。在潮州,当地人卖当地货。在福州卖鱼丸,在潮州卖肉丸,秉承传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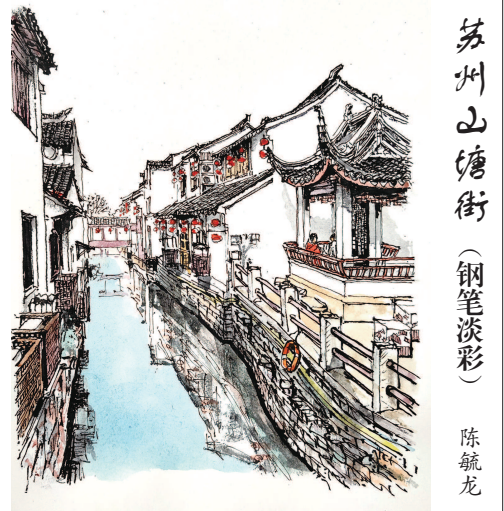
在潮州,吃海鲜排档,档口一定是卖海鲜的摊位,供应给当地过路客。根据当地人推荐,我去了一家“三弟海鲜排档”,门口就是卖鱼档口,并列了许多个大木桶,围着三个男人,年龄相差不大,让你感觉是三兄弟,坐在矮凳上,哈着腰,扒蟹、片鲷、剥鱼头,头也不抬。最嫌的是每次去,都有三个男人,但都换过脸。

潮州人真有这股子韧劲。

根据大众点评网推荐,我去了“官塘弟牛肉火锅”,门面宽度占了半条马路,都是血红血红的牛肉铺,有剔、有剥,好像都在替鲁智深切臊子,牛肉火锅店堂被屏蔽于铺子后面,好像老板卖牛肉是主业,火锅是副业、是下游、是下水,以此证明:新鲜、正宗、便宜。潮州人太实在了,不用店招幌子,而是用行动,好比哑巴卖刀,一言不发,不断刀砍铝丝,有诗为证,有点古风的味道。我甚至幻想:倘若我要买牛奶,潮州人真的会了生意,不得不说普通话,牵头母牛来,当着你的面挤奶,以此证明源头纯正,是眼见为实的牧场的奶源。

潮州做生意就是如此“实打实”,有些憨,更像头裹着羊肚白毛巾的陕北农民,像罗中立笔下油画框里的《父亲》,不像蹲在路旁卖旅游品的商人。

照此逻辑,我在牌坊街一侧,看到廊柱旁有个“角落”茶铺,很窄很浅,我坐下来,店主是凤凰山上茶厂老板,这个“角落铺”只卖他家厂子里的茶,铺里没有空间代销其他茶叶。潮州人卖茶,先喝茶。喝着喝着,熟了,老板



那天晨练,经过鼎丰厂门市部,见排着长队,随口问了一句:排什么队?队伍里几乎都是带着矮凳、提着篮子、上了年纪的老人,近前打听才知是买臭豆腐。

臭豆腐是俗称,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,每到秋冬之交,乡下大家做臭豆腐。这时,新豆刚登场,于是用现成的黄豆、踏扁青换各种豆制品,但这个季节,主要是换白豆腐。那白豆腐放上个把礼拜,渐渐变糟变臭。农家的“三秋”开始了,没辰光烧菜。夹几块下饭,既便捷又美味,两大碗饭一爽。

如今,乡下不再有人家做臭豆腐,而买现成的,就有了雅称的“白方腐乳”。因了产地,前面

月初,我应邀参观一所学校时,正遇到六年级学生在开展项目作品展示与评比活动。一眼望去,宽敞明亮的大厅里,除了作品,最吸引和打动人的,莫过于孩子们一张张灿烂又纯真的笑脸。见到我们,他们立刻纷纷迎了过来,大方而自信地为各自的小组作品“拉票”。

“阿姨,投我们小组吧!”“阿姨,投我们一票吧!”“阿姨……”

我也很开心,因为正好可以借着投票的机会跟孩子们对话,听听他们的声音。

“要想得到我这一票,那要先打动我哦!你们最想把你们作品的哪个部分介绍给我呢?”我问面前的几个孩子。

“我先说!”“我先说!”……孩子们争先恐后、热情高涨,不一会儿,我手里的选票就只剩下最后两张了。

“阿姨……”一个声音怯怯地在我身后响起。我转过头去,看见一个斯斯文文、戴着眼镜的小女生。女生用手指了指旁边一座气势恢宏的模型,说:“我不是来给我们小组拉票的,我想请你给这个组的作品投一票。”

“哦?你觉得他们组做得很好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非常好,比我们小组好。我们小组太差了。”女生不好意思地说。“是吗?能先带我看你们组的作品吗?”我又问,心里闪过一丝莫名的疼。“在那边角落里。”女生边说,边犹犹豫豫地带着我走过去。

出现在我面前的,是一堆看起来十分稚嫩、尚未完成的泥塑作品,不过,也恰恰因为稚嫩和未完成感,反而平添了几分古拙与质朴,仿佛一段正述说着远古故事的废墟残垣一般。“阿姨觉得你们的作品很特别。能不能告诉我,你对你们作品的哪

打开手机,给你看他在茶山上背生茶的视频,一再说明,这是他老家。为了进一步证明,一定要带我到隔壁弄堂二楼,展示他的货栈,无非以货栈里品种单一来表示这是厂家直销,聚焦凤凰单丛。货栈24小时开着空调,他说货栈无窗以防盗,又怕散热不好,只能开点空调。他一点不隐讳:其实自然通风存放最好。

我不懂茶,但确信一分价钱一分货,冲着老板说:“你给我挑些贵的。”店老板说:“我这里没有贵的茶。”

回到上海,我请一茶馆老板娘尝尝我带来的茶,她抿一口,再看看茶底,说:在上海,一斤起板一千元,我说:每斤两百元。低价出货,加速流动,本钱一百,一年转一次赚一元,转十次转十元,转一百次赚一百元,越便宜流转越快,靠周转率赚钱,惠客利己。不靠厚利赚钱,更不靠故事营销。这就是潮州生意。

潮州人开店,对着门

冠“鼎丰”二字。称“白方”有两层意思,“白”因为区别于红腐乳,“方”是指其形制正方。腐乳大概都是方形的,但白方腐乳比红方、糟方都要小很多。像一只大号的麻将牌,只是一个呈正方形,一个是长方形。我有想过,它们若制成长方形的会怎样呢?潜意识里我不能接受,哪怕它再符合黄金分割比例,始终觉得它就该这样,方方正正,像块土窑烧制的地砖。这中间有着朴实的美学意义。就像红烧肉是方块的,鲜肉肉都是片状的。

奉贤的鼎丰酿造厂始于清同治年间,生产糟卤、酱油、米醋,而以腐乳最出名。有红腐乳、白腐乳、花色腐乳,还有糟方、白方、油腐乳。其中一款红腐乳称“进京腐乳”,相传曾御贡皇廷。然而欲购买,也无须排队,一般的超市都有。而同宗的白方虽不名贵,却受民间喜欢若此,以至于排长队,何哉?

白方腐乳

汤朔梅

盖其价格便宜。一小桶白方,有五十来块,才三十来元。更在于它特异的口感。一般的红方、糟方,还掺杂着糯米等料色,表面还会结一层膜,而白方在制作成还会,一层层码入桶内,浸泡在卤汁中即可上市。此时虽能食用,但略显酸涩。若求其口味上佳,一定得放上十天半个月后。常温下保质期两个

个部分不太满意呢?”我试着请女生把她的感觉具象化。“这里,还有这里……跟别

人组比,我们太差了……”女生向上推了推眼镜,指着作品中的坑坑洼洼说。

“所以阿姨想确认一下:你是觉得你们的作品差、而不是你们小组差,对吗?”我轻轻搂住女生的肩膀,帮助她澄清和聚焦自己真实的感受。

“……阿姨,这两种‘差’有区别吗?”女生抬起头,不解地望着我。“很大的区别。”我坚定地说,“就算作品没做好,也不等于你们组不好呢!你能不能回想一下,在完成这件作品的过程中,你们小组有没有让你觉得好的时候呢?”“嗯!对的,有!”女生兴奋起来,双手抚摸着其中一段“残垣”说:“做这段时,大家都很小心,所以它比别的几段要光滑很多,阿姨你摸!”

我伸出手去,一边触摸、一边说:“是的,你们组有你们组的好,所以,阿姨的最后两票就投给你们组和你喜欢的另一组啦!”女生半信半疑地望向我,仿佛从来没人肯定过似的。我坚定地地点头,将选票塞到了她的手里,她才终于欢快地蹦了起来,眼里开始有了光,整个人也仿佛一点点地亮了起来……

望着逐渐“亮起来”的女生,我既心疼又欣慰。心疼的是:让一个小生命暗淡很容易,只要将TA等同于“作品”;欣慰的是:让一个小生命发光也很容易,只要将TA与“作品”分离。

就像我在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《生命教育7堂课》这本书里所说:“当我们对孩子的行为说‘不’的时候,也要记得:对孩子的生命说‘是’。”

才是热情。没有诚信,热情很恶心。泰国前二十位的富人都是潮汕人!上海人俚语:潮州生意。不知是褒是贬。现在细琢磨,领教了。

喜欢去杭州,喜欢看风景里路边摊展卖土特产,这种祥和的景象看一路、醉一路。早些年,此醉莫过于看买卖竹篮和天竺筷,那时这交易盛况空前,不由感叹:一片新篁清香里,不辞长作杭州人。

据说竹篮原产自浙江嵊州和安吉,可一旦在杭州出现,就成了“飞来之石”,自然也成了杭州最有代表性的土特产。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,从杭州回沪的上海人,无不人手几只,自用或送人:家家户户的掌勺人,更是天天提篮上菜场;而“挂篮翁”一说,则活灵活

大都市同样有知味者。多年前,我一朋友要我买白方。他说,鼎丰的白方是至味。当年他在闵行,到这个季节,一定摆渡骑车来购买好几桶。他曾托我买,可几次都不满意。他说没有当年的味道了。我疑心他是九斤老太情结。其实他是对的。曾几何时,这白方确实变味了。但现在我可以告诉朋友,你当年的白方又回来了。至于这么紧俏,除了上述原因,还在于许多人不是买一盒两盒,而是三桶五桶,甚至一箱箱买。

白方不仅满足了我的口福,还使我悟出:任何东西未必一概香的好,香过头了则遭人嫌;臭的东西也不一定坏,只要你臭出特色,同样有人喜欢。

逢雪

胡竹峰

冷冬,几个人把盏闲话,无所事事,一扭头,下雪了,是初雪,细细碎碎飘着,在檐前,在窗下,一片素白遮远岫。雪飘过树梢,飘过屋檐,轻轻沾在地上。茶一口口喝得淡了,雪却越来越大。一夜风,一夜雪,清晨起来,庭院、野地、村坡一白。离别太久,逢雪有愁思:白日银色铺地,风送冰雪,心有愁消息。

倘或是江南小巷逢雪,撑着油纸伞,徘徊又徘徊,放慢步履,由着足底敲响微冻的石板,“咯崩”脆脆声,每一步仿佛踏进山水画。薄如轻纱的冷雾弥漫远山,红墙黑瓦的老房子越发安谧。走进巷深处,看看头顶窄窄的半月天,不知不觉,心神凝进了古典的世界。

乘舟泛清流,相逢寒江雪,大抵行旅中了。两岸青松镶玉,白绿相叠。干脆停了顺水直下的扁舟,借一袭蓑衣,一顶斗笠,一弯鱼钩,纷纷飘雪中独钓泓波,兴许能碰上一尾鲜鱼。且移船靠岸,支炉火,烹肥鱼,将几枚小钱换一壶浊酒。听艄公扯扯水里的掌故,谈谈乡野的趣闻,足以消解一切岑寂。

山中逢雪是猎户,肩头枪尖挑着野味,腰间的皮囊装有响箭。雪壮英雄胆,听得俚曲分外脆亮,山歌格外雄浑,那人踱步奔向森林深处木屋。雪愈下愈大,窗外乱云低暮暮,急雪舞回风,屋内和暖如春,松花轻爆,烤肉流香。男人憨笑看着心上人红扑扑的双颊,虽是荒山木屋,却别有一番温馨。

山中逢雪的还有隐士,午后得闲,携琴与友清谈。闲处光阴易过,推门欲走,天色已变,彤云密布,飞雪连天。只好返身回屋,添茶换香,继续那一盘未完的残局,夜间靠着炉火在木榻上和衣而眠,只等鸡鸣唤醒。

雪花大如席,关上柴门,斜刺刺歪在炕上,手执一卷文章,红泥火炉托一罐野味。少顷,满屋生香,少不得做些馋虫状。耳听着朔风敲磕着临风的矮窗,就着尚有余温的炭火,烘烘手掌,敲冰研墨,一阙新词在纸上墨色淋漓。

春意迷离、乍寒未暖时逢雪,不妨丢开伞,迎着吹面微寒的风,没遮拦信步溜达,走入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”的诗境。春雪很细,不成片,悄无声息笼罩山河大地,有一股薄薄的冰凉渗进体内。于是躲进暖意盎然的楼阁,熨熨头发,盈掌滑腻,雪味扑面而来,浑身上一片清爽。

画堂晨起,来报雪花飞坠,不妨学学风雅古人,高卷帘栊看窗外一川雪景。等肚子饿了,弄几盘小菜,烫壶酒,或独酌或三五友人共饮。白雪飞花乱人目,樽中有酒可消愁,饮到情浓,纵兴高歌,看“蝴蝶初翻帘绣,玉王女,齐回舞袖”,岂不快哉?

最怕的雪,孤仃一人,恰逢生病,衣衫单薄,用被子裹着冷得发抖的身体。“黄河捧土尚可塞,北风雨雪恨难裁”,雪越下越大,让人格外心慌。想到“弟寒兄不知”的困窘,庭前虽有玉树可看,灶上却无米肉下锅,只得强自宽慰:雪明天就会止的,冬深春已近。然“乱山残雪夜,孤烛异乡人”,任是铁打的汉子,也不禁暗自伤怀,泪湿衣襟吧。

点纪念意义的竹篮,还是我很多年前去杭州旅行结婚时买的。返回时,顺便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两只竹篮,送给二老。那时长途巴士还未兴起,乘火车几乎是上海人去杭州的唯一途径。火车上带竹篮的比比皆是。这两只竹篮在十多年里,相依相随伴父母买菜,直至塑料马甲袋出现,过道一角才渐渐成了它们的委身之处。过

去日日伴随的买菜竹篮,现在即使寻遍杭州,也很难找到了。然而,打开电脑,展现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:满目皆是工艺、精品竹篮。这些价格颇高的工艺品,有点“遍身罗绮者”的味道,难进百姓家,也是情理之中了。把手工竹篮推向艺术之林并不错,但似乎又加剧了离开日常生活的速度。

用手工编织而成、美观又实用的竹篮,用今天的话来说,是充满中国元素的非遗,且环保。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,它或许还是夫妻双双去菜场的见证。“多情风物堪入诗”,过去须臾不能离开的宝贝,现在却被搁置一边。曾在网上看到温州有人为环保,送出万只菜篮,感动了许多人的故事。希望竹篮能早日回归千家万户,那也是我们环保意识再次提高之日。